

魏晉南北朝藝術概述（上）

蘇瑩輝（作者為前故宮博物院研究員）

前言

魏、晉這兩個時代，上承炎漢，下啟南北朝，它在學術思想和文藝方面的造就，比起中國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皆無遜色。今姑就魏、晉藝術表現在各方面的情形，概述如後。

壹 魏、晉藝術

（一）雕塑方面

我國鑿窟造寺之風，昭於魏、晉，而建龕塑像之始，其數量之多且保存完好者，似莫早於甘肅敦煌的千佛洞。據法京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殘《沙州土境》卷首稱：「永和八年癸丑歲創建窟」云云，是莫高窟（今名千佛洞）之開鑿始於東晉穆帝永和九年（是歲癸丑，即西元後三五三年），其後約二百餘年中，大同雲岡、洛陽龍門、安陽靈泉寺、鞏縣淨土寺、歷城千佛山、太原天龍山、肥城蓮華洞、武安北響堂山、磁縣南響堂山與晉州駝山諸石窟，亦相繼開鑿。茲僅就魏晉時期彩塑藝術之特徵，略加闡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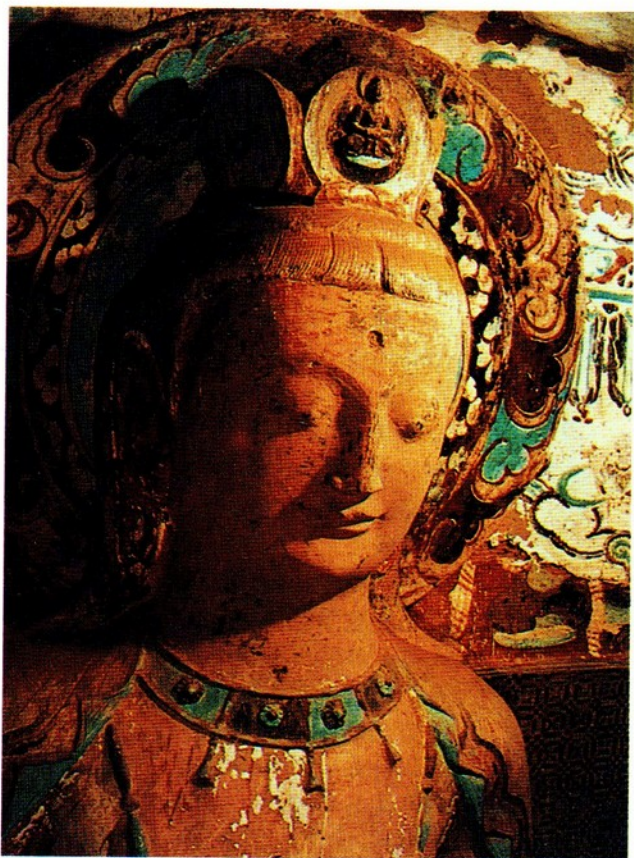
被佛教徒禮拜所需的佛像，除了繪畫外則為雕鑄，其應用的材料

，不外玉、石、象牙、金屬、木、夾紵等。東晉之初，以泥塑佛像著稱者，有何充其人，《續高僧傳·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》云：「晉司馬何充所造七龕泥像，年代綿遠，聖儀毀落，乃迎還流水，漆布丹青，彫繪綺華，允開信表法。」《晉書》〈何充〉本傳，稱充卒於東晉穆帝永和二年（三四六），並云：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，…性好釋典，崇脩佛寺，供給沙門以百數，糜費巨億而不吝也。」按《晉書》謂何充卒於永和二年，僅早戴逵數十年，而但泥塑像，是其時尚無「夾紵像」之一證。釋智周之重加漆布丹青，蓋猶夾紵之意，亦足證夾紵之法，可以曠日持久。

通魏晉南北朝，以造佛像像見於史籍記載者，亦只上述之何充及戴逵、戴顓、李雅、張岫諸人而已。據亡友嚴萍廬考證，夾紵裝像之法，似為戴氏所創。其結論稱：「當創於三九〇年孝武之世，值顓之少年，戴逵晚歲時矣。」

戴逵本一代名士，志行高潔，博學能屬文，又工書畫，能鼓琴。且所塑非盡佛像，故其製作，乃藝術家的創造，實非北地鑿窟造像的

▼北凉 彌勒佛塑像 莫高窟第二七五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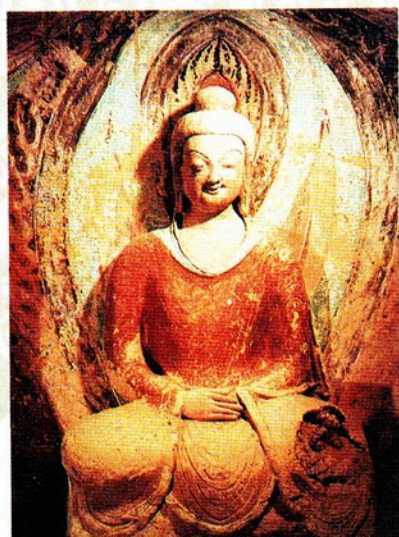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知名的藝匠可比。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中記載戴逵父子製像事甚詳，如云：「（逵）方欲改斲威容，庶參真極，注慮累年，乃得成遂。東夏製像之妙，未有如上之像也。致使道俗瞻仰，忽若親遇。」於戴顒則云：「治像手面，威相若真。自肩以上，短舊六寸，尺蹠以下，削除一寸。」凡此具見戴氏父子的如何依經造像，且時出匠心，達於不可幾及的造詣。說者謂戴氏父子造像，有時還佛相以中土的容貌，果則其技與藝更超何充一等。

(二) 繪畫

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述歷朝畫家，兩漢四百餘年中，知名者僅十二人，而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中，得一百二十九人。可見魏晉畫藝之邁前啟後，實非偶然。通魏晉南北朝，不但名家輩出，且繪畫理論亦建立於此時，尤為中國畫史上輝煌燦爛之一頁。

世人評畫者，多奉謝赫《畫品》、孫暢之《述畫》等書為圭臬，殊不知顧愷之已有《論畫》於前，其書今雖失傳，但張氏《名畫記》尚多徵引其說。於以知愷之不僅為東渡後之最大畫家，且兼為畫理評



▲北魏 釋迦佛迦坐像 莫高窟第二五九窟



▲北魏 思惟菩薩半迦像 莫高窟第二五七窟

論家。故南北朝以來，謝（赫）、孫（暢之）、姚（最）、宗（炳）諸家的品畫風氣，實由顧氏倡之。

就繪畫題材言，魏晉承漢畫之後，仍以人物為本。顧愷之論畫亦不例外，如謂：「凡畫人最難，次山水，次狗馬；臺榭一定器耳，難成而易好，不待遷想妙得也。」（見《歷代名畫記》卷第五引）其強調畫人之難，見解雖非創新，但所撰《畫雲臺山記》一文（錄入《名畫記》），則為中國第一篇山水畫論，而愷之亦可稱為中國山水畫家之祖。

顧愷之的人物畫，善於傳神，鉤勒生動，允稱東晉第一，後世的人物畫家，如李公麟、趙孟頫輩，皆承顧畫一脈。

晉代畫家，在愷之前後，尚有衛協、戴勃、宗炳、王微諸人。據《歷代名畫記》所述，愷之曾師事衛協。衛協所作《楞嚴七佛圖》，實為中國佛像畫之始。愷之亦偶作佛畫，其後陸探微之人物肖像，以及張僧繇之佛寺壁畫，多少受有衛、顧影響。王德昭氏近撰《魏晉美術》一文，認為顧、陸、張三人的佛畫必為中國式的佛畫無疑，益可信從。